

王小莘 著

词语源流漫笔

周祖谟题



广东教育出版社



词语源流漫笔

王小莘著



词语源流漫笔

王小莘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875印张 140,0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7-5406-1185-5/G·1179

定价2.15元

序

词语源流的探索是饶有兴味的一个课题，小莘同志的“漫笔”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漫笔”所收文章，题目多很小，内容却深广宏富。读“漫笔”有如游桃花源：“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之属。”真可谓美不胜收。

小莘同志读书多，见识广，为文多新义。说聪明，说风流，从“面如重枣”与“红脸桃花色”说开去等，均属佳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王力先生曾认为“古人称脸限于妇女”，小莘指出“这个看法过于绝对。”实事求是，不为成说所囿。其他如“以今释古例议”、“成语里的古语词”等，匡谬正俗，深入浅出，普及之功，不可低估。

小莘的文风，颇具特色。既有南方学者的洒脱，又有北方学者的谨严，又有女性学人细腻、周到的优点。谈考据而不晦涩，说典故而不浮夸。上下古今，口语方言，各种材料，顺手拈来，毫不费力，真可谓神乎其技。

小莘出身文章世家，得天独厚。厥祖乃雕龙巨匠，厥父乃散文名家，她本人又好学深思，毫无骄矜之气。于为文之道，自当运斤成风，游刃有余。周祖谟先生对小莘的文章有一段很中肯的评语，抄录于此，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尾吧：

展读大作，文思斐然，雅畅可诵。真可谓深入浅出的

是作家。此等文字如能集为一编，交出版单位出版，必大受读者欢迎。

何九盈

1990年4月于北京西郊

目 录

说“脸”

——从“面如重枣”与“红脸桃花色”说开去 1

说“年”

——兼及爆竹、门神、对联的源起 5

说“页” 9

说“它”

——兼析“虫” 13

说“丑” 17

说“要” 20

说“后” 24

说“怎” 27

说“这” 31

说“什么” 34

说快慢 37

说宰相 40

说臣民 43

说奴妾 47

说饥饿 50

说聪明 53

说“风流”

——从“峥嵘岁月何惧风流”谈起 57

说“断肠”	61
说“无赖”	63
说“牙签”	66
说“先生”	68
说“小姐”	71
说“喽啰”	73
说“艺人”	76
说“小说”	79
说“行李”	82
说“冤家”	85
说“烂漫”	89
说东西南北	93
“胭脂”今昔谈	97
“即”“既”辨	100
彼“池塘”并非此“池圪”	104
“绸缪”“缱绻”“缠绵”同源小考	107
父母称谓古今谈	111
夫妻称谓的演变	114
谈谈电视剧《秦始皇》中的称谓问题	117
从“刑天舞干戚”说起	120
从“坐行”与“长跪”说起	124
从释迦牟尼的男女性说起	127
从李夫人为何“恨上”谈起	130
从孟姜女庙的对联说到同源词的妙用	133
“狼狽”是两种野兽吗?	137
谈谈联绵词的望文生训现象	140

秦王朝的统治与汉语字词的演变·····	144
从“婚”“娶”等字看古代婚姻习俗·····	148
以今释古例议·····	152
成语里的古语词·····	158
从古人名字的训诂看古词义·····	163
避讳与词语的演变·····	169
古今同义词例说·····	174
词义的演变与字词的分化·····	178
文言词语虚实谈·····	183
关于鳌负羈与僖负羈的问答·····	187
词义的时代特点与古籍真伪的鉴别·····	190
代称词趣说·····	194
典故性词语漫议·····	199
“右文说”说·····	205
后记·····	210

说“脸”

——从“面如重枣”与“红脸桃花色”说开去



关云长是家喻户晓并为人们神化了的一位历史人物，无论在关帝庙里还是在各式各样的画象中，他的脸一律被涂成枣红色。大概是根据《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中对关羽的肖像描写吧，该文是这样写的：“身長九尺二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涂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又有民间传说记载，说关公出于打抱不平，斩杀了为非作歹的恶霸熊虎父子，在亡命江湖，途经圣母庙的时候，用庙旁的圣水洗脸，脸色霎时变成丹红，得以逃脱了官军的缉捕。这个传说，比起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须发皆白，因而躲过关隘盘查的故事更为神奇。这些记述，成为“红面关公”的由来。

而我们在古诗词中，又常常见到有关“红脸”的描写。如南北朝时梁简文帝《妾薄命乐府》：“玉貌歌红脸，长嗔串翠眉”，陈后主《紫骝马乐府》：“红脸桃花色，客别重羞眉”，这都是写女子的美貌的。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红脸”理解成“面如重枣”的“红面”，那么，入诗的女子不仅无貌美可言，

而且从额头红到下巴，甚至于耳朵，那简直要吓怕人了。可见“红脸”与“红面”不是一回事儿。“脸”究竟指什么？深究一下它的意义和来龙去脉，是很有意义的。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曾指出：《说文》没有“脸”字，大约在第六世纪以后才有“脸”字出现。近来有学者指出，三国魏张揖所撰的《广雅》已收有“脸”字。那当是三世纪左右的事。王力先生对“脸”字出现时代的判断虽然稍为晚了些，但是他第一个列举了大量例证，强调指出“脸”字古今词义的区别，引起人们对“脸”“面”两词的辨析的重视，这开创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广雅》训“脸”作“肉羹”，七廉切，当读 qián。直到梁顾野王《玉篇》和宋本《广韵》，仍沿用这个训释。可见“脸”字的本义和人体器官毫不相干，“脸”与“面”在上古完全不是同义词；上古的“脸”和现在所说的指“头的前部”的“脸”，也音义各异，是两个同形词罢了。

“脸”字和人体部位发生联系，从现有的用例看，当在魏晋以后，而反映在韵书、字书之中，则迟至宋元。《集韵》：“脸，颊也。”《韵会》：“脸，目下颊上也”。并音 jiǎn。《韵会》的解释明确清晰，脸，实际上就是指颧骨那一片，即古代女子搽胭脂的地方，所以有“胭脂脸”之说。认为“古人称脸限于妇女”，这个看法绝对了些。因为如杜牧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的“两脸明且光”就是指男孩说的。但古代“脸”多称妇女，极少指男性而言，这是确实的。至于“头的前部”，上古一般说“面”而不说“脸”。“面”字在甲骨文中已经使用，写作，篆书作，正是人的面目的象意。直到中古，“脸”和“面”意义仍有别。如白居易《昭君怨》：“满面胡沙满面风，

眉消残黛脸消红”，是描写王昭君和番出塞，塞外的风沙沾满了她的整个面庞，而使得画眉的青黛和两颊的胭脂都消退了颜色。这里的“脸”和“面”是不能互换的。用“脸”字“目下颊上”的意义，去解释上面所引的简文帝、陈后主的乐府诗句，句意就会焕然冰释。“玉貌歇红脸”，就是说女子娇美的容貌停驻在红润的双颊上；“红脸桃花色”是形容涂上胭脂的两颊，象桃花那样红艳俏丽。人的“面”只能有一个，而“脸”却有两个。因此晏殊词写道：“轻红淡白匀双脸”，晏几道又有“轻匀两脸花”句。

“脸”发展为“面”的同义词，是“脸”词义扩大的结果。这个演变过程的完成，大约在近代。《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写秋纹夸耀自己如何得到贾母、王夫人的打赏，晴雯取笑她说：“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这个“脸”就等于说“面子”。《儒林外史》：“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脸面”连用，意义已无别。

现代汉语中，“脸”和“面”在指面目这一意义上，常常可以互换。如“脸皮”可以说“面皮”，“面庞”可以说“脸庞”等等。《智取威虎山》写杨子荣只身深入虎穴，土匪们问：“脸为什么红了？”他对答如流地说道：“精神焕发”，这个“脸”无疑指的是“头的前部”，已经不会有人理解为“红脸桃花色”的“红脸”了。不过，在成语和熟语中，“脸”和“面”依然不能随意互换。如“面目一新”“面无惧色”“面面俱到”中的“面”不能说成“脸”；说“好(hào)面子”可以，说“好脸子”就不象话；“面洽”也不能写作“脸洽”。不同方言对这两个词在运用习惯上也有不同。譬如普通话说“洗脸”“脸色”“赏脸”，粤语则说“洗面”“面色”“赏面”。在保留古语成份较多的粤方言和

客家方言中，很少有说“脸”字的。这种文白之分，通语和方言之别，当和古代“脸”“面”词义相区别的渊源有关联。


学习汉语词汇，必须有历史发展观点，懂得有些现代同义词，古代未必同义，而古代同义词，现代也不一定同义，要从历史源流上多做“识同辨异”的工作。“脸”和“面”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年”

——兼及爆竹、门神、对联的源起

“年”是人们习用语中的一个活跃分子，用“年”组成的语词很多，如年头、年尾、年月、年代、年度、年龄、年华、年貌、年事、丰年、荒年、年成、年收入、年利率……难以尽举。普天同庆的传统节日新春佳节也叫“年”，过年的时候，人们还往往喜欢用“年年有余”“人寿年丰”作为祈求吉祥的祝语，以寄托对生活的满怀期待。

上面列举的“年”字，意义都和一年360天的周期相关，和“岁”义近。这个含义是怎么得来的呢？

“年”甲骨文作，上从禾，下从人。许多文字学家认为是以人背禾作为收获庄稼的会意。但《说文》的作者许慎认为是以人背禾作为收获庄稼的会意。但《说文》的作者许慎认为“年”的下面作“千”，“年，谷熟也。从禾千声”，是个形声字。“谷熟”也就是年成、收成的意思。最近有学者又认为，“年”本是从人禾，人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人”即“仁”，“年”的初义当是禾谷结仁（即结米粒）。这种说法不无根据。段玉裁《说文》注“秀”字下说：“人者，米也。出于稗内谓之米，结于稗内谓之仁。”“人”字下说：“果实之心亦谓之人……”

果人之字，自宋元以前《本草》方书诗歌纪载无不作人字，自明成化重刊《本草》乃尽改为仁字。”段氏并认为果核本应当写作“果人”，明以后写作“果仁”是不合理的。《玉篇》等字书，也将“年”释义为“欲结米”或“禾欲结者”。而“千”声的“年”是后起字，“千”与“人”“仁”亦相通。战国时期的印玺文字，“信”均作从言千声或从口千声，王国维就说：“信字本从言人声，千字亦人声，故亦得从千声。”根据这个分析，“年”的谷熟义就应当由禾谷有了仁实引申而来。不过无论诸家对“年”字的形体结构与初义的解说如何纷繁，有一点其实是共同的，即：“年成”“收成”是“年”这个词的中心意义。这在古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印证，如“有年”“大有年”，就是丰年、大丰年的意思。《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熟为有年也”，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五谷丰登”。北京有座“祈年殿”，这是明、清两朝帝王祈求上天保佑农作物丰收的地方。据说东北赫哲族以捕到大马哈鱼当作“年”，台湾高山族曾把收获“粟”叫作“年”，这和汉族“谷熟为年”的意思也差不多。

庄稼从种植到成熟收获是有一定季节的，古代的耕种，一年一造，人们就又把庄稼由种植到成熟的寒来暑往的一个周期叫“年”。这样，“年”就由“谷熟”引申为年岁的“年”了。这种用法始于周代。《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岁”“祀”“年”是夏、商、周三代对360天周期的不同叫法。一年的最后一天原叫“岁除”，现在叫“大年三十”；一年的第一个月叫“岁首”；一年的第一天叫“元旦”，不过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不同，“元旦”“岁首”也各异。夏历即农历，农历正月一日本叫“元日”，立春叫“春节”，只相当于“春季”的意思。辛亥革命后，我国开始采用通用的阳历，于

是把阳历一月一日称作“元旦”，把农历正月初一称“春节”，由此有了新历和旧历两个新年。

庆贺新春佳节，家家户户喜欢放鞭炮，贴春联。这个习俗源远流长，且伴随着许多动人的传说。



据说古代有一种野兽叫“年”，“年”食百兽，每到寒冬，就要下山捕食人畜。有一次来到一户人家门口，这家人恰好身穿红色衣服，围着燃烧的竹子取暖，竹子烧得噼噼啪啪地响，“年”于是吓得掉头就跑。后来人们在过年的时候，就喜欢穿红着绿，烧起竹子，以此驱邪。但烧竹子毕竟是件麻烦事，火药发明以后，用纸裹着火药点燃作响的鞭炮取代它是理所当然的。鞭炮本叫“爆竹”，其名称的由来当与烧竹子有关。

又相传东海度朔山有颗大桃树，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他们将那些恶鬼用苇索捆绑起来，扔去喂老虎。于是农历元旦，人们就用桃木板画上两位尊神的像，挂在门上，用来驱鬼辟邪。也有画上老虎，悬挂苇索的。后来又用人像为门神，如唐太宗时秦叔宝、胡敬德亦为门神二将军。广州陈家祠大门上高达数米的两位门神则是秦琼和尉迟恭。又传说唐玄宗生病的时候，曾经梦见一个叫钟馗的人，将小鬼捉来吃掉，醒来后病就好了。因此也有以钟馗像为门神的。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反映了古代以画上门神的新桃木板换下旧门神的新年习俗。现在，广东人春节喜欢插桃枝，可能与这传统习俗也有联系。

到了五代，后蜀主每岁除之日，发给各宫门桃符一对，题写上“元亨利贞”四字，以表示吉祥之意。伪蜀太子善书法，就选策勋府的桃符，亲自题上“天重余庆，地接长春”八

个字，这就是春联的开始。后来又演化为对联。当然，后代的门神和对联，都改成用纸制作了，但驱邪和祈求吉祥、表示喜庆的寓意大体如旧。

说“页”

“页”如今表示书页、页码，而这个意义古代是用“葉”来表达的。“葉”的本义就是植物的葉子，今简化作“叶”。但古代“葉”“叶”二字音义都不同，“叶”是“协”的古字，表示和洽的意思，所以押韵叫“叶韵”。树葉在古代一般不写作“叶”。“页”，甲骨文作，象人跪地，突出了眼睛和头发。篆文作，从百(首的古字)从人会意，是人头的意思，本读xié。古文页、百、首其实只是一个字。

从“页”的字，本义当与头有关。但由于时代的推移，不少从“页”的字本义已不为人们所觉察，为了学习古代汉语和掌握一些习用成语的需要，我们应该认识它们的本来面目。

颜，《说文》说是指“眉目之间”，俗语叫印堂，即额的部位。《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是描写刘邦的外貌特征，说他鼻子高高的，长着象龙那样的印堂，一口胡须很美，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传说刘母是在大泽的坡岸上休息，梦与神遇，蛟龙盘於身上，怀孕而生下刘邦的，所以他前额象龙。